

二十六集电视连续剧

根据柯岩同名小说改编

编剧：楚雪尔 颀



他乡明月

I247.57/44j

根据柯岩同名小说改编

二十六集电视连续剧

他乡明月

编剧 楚雪

尔颺

花山文艺出版社



赠阅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83100

内 容 提 要

一对出身于不同家庭的好姐妹,歌舞团演员紫薇和朵拉,抱着一种美好的愿望,一种对“天堂”的憧憬,到美国闯世界去了。从一个舞台小世界,走上了人生大舞台。面对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的陌生世界,她们饱经沧桑,尝尽人世艰辛。苦辣酸甜,欢乐悲哀,成功失败,爱情婚姻,儿女情怀,引发了一串长长的令人心酸,发人深省的动人故事……

26集电视连续剧

他乡明月

根据柯岩同名小说改编

编剧 楚 雪 尔 鹰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华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24.125印张 604千字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16.50元

ISBN 7-80611-335-5/I·324

序

曲

舞台小世界
人生大舞台
多少苦，多少甜
多少快乐和悲哀
小小寰球八万里
人间天堂谁见来
曲曲折折的人生路啊
命运靠谁来安排

舞台小世界
人生大舞台
讲成功，论失败
古往今来，海内海外
旧戏还没落下幕
新戏这边又开台
世纪风云，儿女情怀
多少故事传下来

第一集

片头。

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在某一个小县城的郊外。

一望无垠的菜花地，轻风吹过，花枝摇曳，在阳光照耀下，是那样令人眼花缭乱的璀璨。

一个穿鲜红色衣裙的小女子飞也似地从远处奔来，边跑边叫：

“黑妮，黑——妮儿！黑——妮——儿——”

“哎——”从花丛深处，一个甜美的声音应道。

红衣女子停住脚步，四处张望，却不见人。

“黑妮儿？”她惊疑地轻叫，“你倒是在哪儿呀？”

风吹花动，仍然不见人，只听见一串银铃似的笑声。

红衣女子也笑起来，她蹑手蹑足地循着声音扑去，却扑了个空。笑声又在她不远处响起。

她追逐着声音四处寻找，却一次次扑空。远远望去，就像一只红蝴蝶在翩翩起舞。

阵阵春风，只见菜花像金色的波浪一样地起伏，银铃似的笑声也像波浪一样地流淌。

汗珠渐渐从红衣女孩额上沁出，她生气地咬牙跺脚骂道：“死妮儿，你躲我干嘛？我又不是——男生。”

笑声停止了，从她不远处慢慢站起一个紫衣女孩：“谁躲你了？人家不是在这儿呢吗？”

女孩半身远景，中景。

风吹动着她浅紫的衣衫和长长的黑发，在一片耀眼的金黄中，是那样鲜亮，简直是幅画。

红衣女子立即飞奔而去：“你在这儿干甚？”

镜头推进。

黑妮用手拂发的侧影，背影：“人家晒头发呢。”

黑发像瀑布一样旋转过来，又那样潇洒地飘去，露出一张这样年轻这样鲜丽这样甜美的脸憨憨地笑着。特写。

红衣女孩一下猛然向她扑去。黑妮惊叫：“哎呀，头发，头发！人家刚刚洗过的……头发！”

两个女孩滚做一团。

清脆的笑声惊起一窝窝扑拉拉的飞鸟。

高高的蓝天，白云，远去的鸟群。

清亮亮的小河边。黑妮在水里重新漂洗着她的发梢。她嘟着嘴，娇嗔道：

“看疯得你！人家又得重洗……”

“别，别价，”红衣女孩制止她把头浸入水中：“再洗可真来不及了。”

“大礼拜天，上哪儿去呀？”

“你呀！咱不是说好去考——”

“俺不是说了俺不去嘛！”

“你真不去？”

“俺爹不叫俺去。”

“你爹你爹，你就那么听你爹的？”

“他是俺爹！”黑妮惊讶地张大眼，“俺不听他的听谁的？”

“你呀！”女孩一边帮黑妮梳理长发，手忙脚乱地帮她梳成独辮，一边急急地说：“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你想想，省歌舞团，见都没见过的，到咱这儿来招演员……这要一考取……”她站起身来，双手一拍，仰面看天：“天爷爷，那可是……一步登天啦。”

“能登上去？”黑妮仍扑闪着两只大眼，疑惑地说，“俺爹说……那不是个正经活儿。”

“你爹懂啥。”红衣女孩撇撇嘴，“他进过省城吗？他见过省城吗？咱要一考上，可就进省啦！天哪——”她又是双手一拍，两眼望天，“甭说省里，就是县里来个走穴队，那个打扮，那个梳妆……哎，就没法形容啦！听说……麦克风那么一拿，小嘴儿那么一张，挣的那个钱啊，就数也数不清啦……哎，我说，你爹受一辈子苦，你就不想多挣几个钱，让他老来享享福。”

“能挣来？”说起父亲，黑妮显然有点动心了，“就我……，金花姐，你说能行……”

“那是，大把大把的挣！我看你呀，比哪回来走穴的那些个人儿都俊，比电影明星还俊！要不当演员，白可惜了这副小模样儿！”

“看你金花姐会说的！”黑妮脸红了，可心里是高兴的，两个酒窝就深深地旋了下去，“可我啥也不会呀！”

“你呀！就是胆小。啥不是人学的？不就这么扭巴扭巴吗？”她边说边扭，“走吧，走吧。”

“我还是不去吧，”黑妮站起来又坐了下去，“明个儿还得补考几何呢！”

“走吧，走吧！咱要是考上了歌舞团，就一辈子也不用学那几何了。”

“那……俺去问问俺爹。”

“你呀！”金花看看表，“真是病急碰上了慢郎中，再等你回家，万一你爹再不准……这不黄花菜全凉了……”

“我爹不就在那边树下钓鱼呢吗？”

果然，远远的小河边，散散拉拉坐着几个垂钓的人。

金花画外音：“你呀！咋不早说呢！”

黑妮画外音：“这谁不知道呀！俺爹天天送俺上下学，礼拜天，俺就陪俺爹出来钓鱼……”

金花风风火火地：“那就快去问呀！”

黑妮怯怯地：“俺爹……准不答应。”

金花：“你呀！在这儿别挪地儿，我给你问去。”

她一阵风似地跑了，她的红衣飘在绿树中，就像一颗滚动的火球，又像一团抖动的火焰。

黑妮心慌意乱地梳着辫梢，对着小河整理衣衫。

清清的小河里映出她秀丽的身影。

她低下头。水里出现她甜美的面庞。

她嫣然一笑，水里的女孩旋出两个深深的酒窝。

金花的画外音：“走吧，快走！”

黑妮又惊又喜地抬头，辫梢摔起一脸的水珠子：“俺爹……能同意……”

金花：“我才不那么傻呢！我就说……让你上俺家一块去温几何。”

黑妮：“那俺可不去。”

金花：“真不去？”

“不去。俺可不能骗俺爹。”

“你呀！那你就……陪我去一趟，行不？”

“不价。”

“就去看看热闹，看看省城人。要不，人家一走，想看可就看不了。”

“不一一价。”黑妮有点动心，又有点犹疑。

“去吧，陪陪我。好妹子，姐求你了。说正格的，姐这心里……也怪害怕的呢。”

“真的？这世上还有你……金花姐害怕的事？”

县委小礼堂。

省歌舞团的临时考场。

四五个主考人员。

一个忸怩作态的男歌手，正声嘶力竭地吼着什么。

门外形形色色的考生：

浓妆艳抹的；

搔首弄姿的；

惶惶不安的；

充满自信的；

挤眉弄眼的；

互相辅导的；

爹妈送来的；

男朋友陪着来的……

泼辣的金花和本就胆怯的黑妮缩在一个角落。

金花双手紧握两眼望天，嘴里念念有词。

黑妮胆怯又好奇的双眼，不时扯扯金花的衣襟，招呼她看那些奇装异服又土得掉渣的人们。

金花坐不住了：“不行，我也得换换衣裳。”

考场内：

一对气喘吁吁的双人舞者。

主考人强忍着的无奈。

终于跳完了。女孩跳到男孩腿上站立造型。男孩满头大汗地忍着，竭力保持平衡。

男主考：“好，好，谢谢你们。”

女孩：“我们还会跳西班牙舞。”

男主考：“不用了。”

男孩：“还有疯狂迪斯科呢！”

音乐大作，两人扭动起来。

女主考：“够了，够了……，行了……行了。”

音乐骤停。

女孩：“您是说——行了？”

女主考：“我是说——回去听信儿吧。”

两人交换眼色，还要来什么。

男主考：“下一个。”

两人疑疑惑惑地走去。

歌舞团长，一个瘦瘦高高的很有派的女子，忍住一声叹息，从一个讲究的坤包中取出一小瓶风油精，重重地揉着太阳穴。

男主考：“下一个。”

进来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要不细看，真认不出她就是金花儿。

金花迈着模特儿的步伐，孔雀开屏般地走来，满身对比强烈的各式披挂，使她不像孔雀，倒像一只刚刚斗胜归来的大公鸡。

男主考：“你当过模特儿？”

金花：“您真好眼力，我报考过——模队。”

男主考：“学历。”

金花：“高三啦。”

女主考：“多大了？”

金花：“20。”

主考们低头看表格，因为金花这身打扮，给人的感觉太“成熟”了，没有30，也不下25。

男主考：“你为什么要考歌舞团？”

金花：“我热爱——演员生涯。”

男主考：“为什么？”

金花：“那多派呀！东游西逛地，能住省城，没准还能进京，出洋呢！”

“就这？”

“就这。嗯，还能风光，能挣钱——”

女主考：“你会什么？”

金花倨傲地：“您是问，我不会什么？”

女主考猝不及防，一时哑口。

歌舞团长：“这么说，你是吹拉弹唱舞，全材了？”

金花：“乐器倒是会的不多……”取出手鼓，“我唱个《拉兹之歌》吧。”荒腔走板地唱起来：“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啊……”

主考们受过严格训练的耳朵实在受不了啦：“够了……够了！”

金花不满地停住：“够了是什么意思？”

男主考：“就是说，你的水平……嗯……”

女主考：“已经发挥得很充分了……”

金花：“可你们还没看完呢。我还会跳舞，说相声……还演过话剧呢。”

男主考：“你还演过话剧？”

金花：“不信？就在县剧团。和他们演过《雷雨》。”

男主考又一次语塞。

女主考：“我们不收话剧演员。”

金花：“可我会唱歌呀，我不是还没唱完吗？不是还没给你们跳舞看吗？”

团长疲惫又无奈的面容。

女主考画外音：

“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看全套的，我们只是要了解水平就够了。你看，这么多人等着……”

金花：“你们不公正，你们对我有成见……”

金花愤怒又似哭的声音：“你看你们那副不耐烦的样子，你们甚至连话都不让我说完……”

男主考：“你不要激动嘛！我们大老远地来招生，唯恐漏掉一个人才。怎么可能……”

女主考忙插上：“哦，你在县剧团演过什么呀？”

金花：“《雷雨》。”

女主考：“你演什么角色？”

金花：“不是说了吗？雷雨呀！”

大家都楞了：“你就演……雷雨？”

金花十分肯定地：“雷雨。”

女主考也口吃起来：“那你……怎么演呀？”

金花得意地张开双手抖动着，从屋子这边跑到那边，又飞跑回来：“就这样。哗啦……哗啦……轰隆隆……哗……啦……啦

……”

主考们实在忍俊不禁了。

窗户上边趴满了看热闹的考生。

女主考画外音：“哦，是效果呀。”

金花画外音：“我说的就是给县剧团帮忙嘛！”

团长的眼睛忽然定住了。

在窗外一片花红柳绿中，黑妮那明媚可爱的小脸，一条长长的大辫子，朴素又俏皮的前流海，抿着深深旋下去的酒窝……

团长碰碰边上的女主考，示意她看。

女主考也眼睛一亮，旋即起立，匆匆走出。

一只手轻轻拍在黑妮肩上。

黑妮回过头来，以为做错了什么，怯怯地用手揉着辫梢：“俺，俺不知道不叫看，大家伙儿都……”

女主考迅速地把她从头打量到脚：“你也是来报考的？”

黑妮：“不，俺是陪俺金花姐来考的……”

“你为什么 not 考呢？”

“俺爹说……叫俺高中毕业了进个正经厂子，这……蹦蹦跳跳地……不是活儿。”

女主考：“你爹是农民？”

黑妮：“不是，是工人，老工人。”

女主考爱怜地为她理理额发，看看她的额头。眉眼……“这你爹就不懂了。艺术，是一种特殊的劳动，高尚的劳动……”

她领黑妮入考场，在一片艳俗粗鄙时髦的反衬下，朴实无华的黑妮确实使人耳目一新。

女主考把她放在考生位置上。

黑妮害羞地用双手捂上了脸。

女主考在她耳边轻轻说着什么，黑妮从指缝中悄悄张望。

主考们兴奋地交换眼色。团长热切期望的脸庞。黑妮静静地放下双手，慢慢抬起头来。

一下子静下来的人群。

黑妮楚楚动人的身姿。

主考们脸上都有了笑模样。

黑妮也娇羞地浅浅地笑了。

她那双黑黑的温柔的小鹿似的胆怯又好奇的大眼睛。

这双眼睛放大，叠印着。

飞快奔驰的火车。

两边一望无际的田野。

飞快闪过的电线杆，一座座城镇，小桥流水人家……

省城宽敞的街道。

一辆小面包车停在省歌舞团大院的楼前。

从车上下来的男男女女。

迎出来的人群。

宿舍管理员敲着一扇门。无人应，他掏出钥匙开门。把行李放在一张空床上，回头叫道：

“进来，进来呀，你——”

门口站着怯怯的黑妮。她手里紧紧挽着一个小包袱。

宿舍里四张床，三张都装饰得华美而艺术。到处是些女孩子的玩意儿，床头都贴着大幅明星、歌星照片，甚至演出海报。

镜头摇到一张床上，原来床上有人。

管理员：“有人啊！桑桑，起来一下，桑桑，起——”

桑桑翻身坐起，先尖叫一声：“出去！谁让你进来的？真没礼貌……”

像惊了的小鹿一样先奔出去的是黑妮。

管理员也慌忙退出：“来了新学员了。桑桑，你帮助招呼一下。”

桑桑倒头又睡：“关我什么事？”

黑妮从没见过这样骄横的女孩子，憋屈得只扑扇眼睛。

走廊里忽地涌进几个女孩，叽叽喳喳地围了过来：

“哦，就是她呀！”

“不是说招来个大美人儿吗？”

“乡下妞儿嘛！”

“你看那土样儿……”

“都掉渣啦！”

“可能入男人眼吧？”

“嘘，听说是老狼拍的板！”

“老狼又怎么，老狼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你看那可怜见的小样儿……”

“倒像是狼叼来的……”

黑妮又窘又气，眼里一下溢满了泪。

人群后忽然嚷出一嗓子，又高又亮：

“干什么，你们！欺负人哪！”

扒开人群，挤进一个夹着琴谱的女孩子，她，短发拂额，长得并不细致，可长长的腿，细细的腰，衬着一张圆圆的生气勃勃的脸，就别有一番潇洒脱俗的气韵，在一群花团锦簇的女孩群中，倒显得分外出众。

她现在脸胀得通红，小鼻翼儿直扇：“就你们是城里人！城里人就有权欺负乡下人，是不是？”

一下被镇住了的女孩们，又活了过来！

“关你什么事呀？”

“开开玩笑嘛！”

“啊唷，还以为来了骑士呢！”

“原来——”上海话也出来了，“也是只丫（读乌）头呀！”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一窝蜂地涌来，又一窝蜂地涌走了。

管理员叫这帮小女子弄得说也说不出，拦也拦不住，这下子如释重负了！

“哎呀，朵拉！幸亏你来了。正好安排在你们屋。你招呼一下吧，我走了。”

“好味！”朵拉说，“来，来呀！”

黑妮还站着不动，强忍着的泪扑簌簌滚了下来。

“噢？”朵拉用手给她抹抹泪，“这就哭呀？那以后哭的事可就多了。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没有？她们厉害，咱比她们更厉害，不就行了吗？”

“我……不会……厉害。”

“小样儿，”朵拉一边拉她进门，一边说：“好了，好了。你叫什么呀？”

“黑妮儿。”

“嗯，是有点黑。”朵拉逗她说。

这么一来，黑妮也笑了。泪珠儿还挂在脸上呢，就笑得格外好看。

“呀，你真好看，怨不得……”朵拉情不自禁地说。

“你才好看呢。”黑妮发自衷心地说了。

朵拉哈哈大笑起来：“这可是头一回听说……”

“还叫不叫人活了？”桑桑在床上重重地翻身，又骂道：“讨……厌！”

“吃个炒面。”朵拉快嘴快舌地反击：“谁知道大白天这儿还躺

着个活人呢!”但立即放低声音说:“来,小黑妮儿,我帮你铺床……”

“你叫什么来的?”黑妮说,“刚才我没听清。”

“朵拉。”

“朵……拉。”黑妮绕嘴绕舌地说,笑了起来,“怎叫个这名儿?”

“这名儿不好?”

“好是好,就是有点——奇怪。”

“到了歌舞团,就不怪了。”朵拉轻轻唱道,“16、36、56、76……就是这个朵拉,记住了吗?”

“记住了。”黑妮说,“朵拉姐,你是唱歌的吧?”

“是唱歌的。”朵拉皱着眉笑,“可你就叫我朵拉好了,千万别叫朵拉姐。朵拉姐,朵拉——姐——这倒真有点怪啦!”她又哈哈大笑起来。

黑妮也大笑起来。

桑桑在床上又重重一翻身。

朵拉以手遮唇:“嘘——”

黑妮亲热地贴近朵拉:“我们那儿都这么叫。”

朵拉:“到了这儿就得改啦……”

两个女孩压低声音,笑做一团。

宽敞的排练厅。清晨。

镜子里映出一个个身穿练功服的靓男美女。

舞蹈老师在前边喊着口令。

整齐优美的队行。

后排几个显然是新招来的。

满头大汗,笨手笨脚的黑妮。

舞蹈老师拍手:“好,到这儿。”